聊斋闲品

在家要好好说话

♣ 张月桂

上个月，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孩子们让我说几句。于是，我就根据自己对社会家庭的观察和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家里要好好说话”的命题。

我说，对一个家庭伤害最大的不是贫穷，不是疾病，而是不能好好说话。你说出来的狠话，就像刀子一样刺痛对方，谁能接受得了？譬如，丈夫忙碌了一天刚进家门，妻子就劈头盖脸抱怨一番：“家里什么都不管，要你有什么用？”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家长脱口而出：“你怎么这么笨？考这点儿分丢不丢人！”父母唠叨几句，子女就不耐烦地回怼：“能不能别管这么多？真是烦人。”这些一次次大吼小叫，恶声恶气地粗暴对待家人，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清冷，关系只会渐行渐远。所以，为了家庭和睦，今后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大人小孩之间，都要好好说话，时时要注意说话方式，处处要包容礼让。

话说到这里，我自己先做了自我检讨。我说自己为人处世大半生，从来没有和同事、朋友、邻里甚至路人红过脸、吵过架，也从没有和外人发生过矛盾和不快。但唯有在家里对自己的老伴儿不客气。动不动就对他发脾气，埋怨、指责、挖苦。经常说他这事做得不好，那话说得不对，菜买得多了少了，东西买得贵了便宜了等，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特别是一吵架就冷战，往往几天都不搭理他。说到这里，我拉起了老伴儿的手，郑重地向他赔礼道歉！表示今后要好好说话，不再对他发脾气！我这一表态啊，可不得了了，孩子们，包括儿子、媳妇儿、姑娘甚至孙辈们也都纷纷表态，要改正自己的坏毛病，今后无论对家人、朋友，都要好好说话。

这次家庭聚会之后，我惊奇地发现，我们大家庭的风气转变了不少：孩子们更加敬重老人，姐弟、妯娌之间更加团结和谐。各个小家里的夫妻笑脸多了，孙辈们来爷爷家告爸妈状的少了。全家都在更自觉地践行我们家早已制定的“孝悌忠信智，礼义廉耻勇”十字家训。

家是讲情的地方，不要过于理论；不要翻旧账，不要有语言暴力，不要打冷战；家风正、家庭和、子女孝是成家之道。有人说，谁家的锅碗瓢盆不碰撞。这话看似有理，但也要适度。如果碰撞过了头，锅碗瓢盆就破碎了、家也就散了。家是来路，也是归宿。家是生命的开始，也是人生一辈子的牵挂。家，只有好好守护，才能成为温馨的港湾、事业的基石。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更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家庭兴旺离不开家风正、家庭和、子女孝。但我觉得这三者的基石就是要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是道德高尚的表现。只有好好说话，才能彰显父母慈仁、子女孝顺，家庭才能和睦，家风家教才能传承。

慢下来停下来

♣ 龙建雄

我的文学圈突然安静了下来。

相比以前那种热热闹闹，争先报喜，群里多有人感叹自己“这一周又当‘空军’”，然后少不了有人埋怨AI写作的泛滥，抱怨那冰冷算法对文学净地的侵袭。我的写作发表也似乎慢了下来，读着他人飞速进步的文字，羡慕嫉妒但终不恨。陕西的一位作家发来互勉文字，他说：“龙哥和我，我们在没有AI以前，就发表了几百篇文章，我们不用担心外界评价。”一语中的，我蓦然怔住，转而豁然开朗。

对呀，写作本是一种快乐，快乐就是码字过程中的心流与自在，我写我的文字，何故无愁来生愁？慢下来的发表，甚至于某篇文章没有发表，并不代表我的文字有多差，写得有多烂，或许是时间未到，或许是眼缘未到。慢下来，并不意味着创作可以慢下来，读书可以慢下来，思考可以停滞下来。慢，恰是积淀的契机，是另外一种成长。

想起喜欢的网球运动员郑钦文，在攀登上世界排名第四的高位时，选择在她心心念念的美网大满贯比赛前退赛，停下来安心治疗她的伤病。虽说是微创手术，并且非常成功，但恢复的过程，逐步加大训练强度，需要她的耐心，必须逼她慢下来。在郑钦文缺席赛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的世界排名一滑再滑，目前是世界第九。因为缺席联赛，网络上不乏质疑之声，有人甚至嘲讽她奥运金牌的含金量，种种。每每我读到这些只挑剔不心疼的留言，只觉荒谬。换作郑钦文本人，她何其不渴望在四大满贯、年终总决赛中获得冠军；换作是郑钦文父母，他们何其愿意女儿在伤病情况下追求所谓的世界排名。我认为，郑钦文慢下来停下来，正是出于对伟大梦想的尊重；这不是害怕和退缩，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按下暂停键，是为下一站更磅礴的出发。

慢下来，是一种清醒；停下来，有时是一种勇气。

最近，我的乡贤好友建辉，时常会在空闲时间来找我聊聊天，喝喝茶。他告诉我，前些年在商海里打拼，沉沉浮浮，也算是顺利“上岸”，如今行情不比过往，不如慢下来放一放、想一想，不排除另辟蹊径改行可能，比如以前做贸易，今后可以做实体，或切入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某一细分领域，主打就是求稳、求进、求长久，要把当下的困境变成将来的顺境，在危机中寻找机会。我非常欣赏他的这份淡定与远见。慢下来，不是躺平，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停下来，不是放弃，是寻求抢占先机，更是重新开始的整装待发。

慢下来，有时候是好事；停下来，不见得是坏事。文章发不发表，那是编辑老师的选择；文字写不写，那是我乐意与否的自由。写作的本质，是快乐，是表达，是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一本书一本书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码，写到哪，算到哪，有意义最好，无意义也罢，存在的本身就已经足够。

人生如行路，有时需要快步小跑，有时需要慢慢行，甚至暂停。慢下来，看一看方向；停下来，蓄一蓄能量。哪怕有一天，我们彻底停下，不再写文章，不再打网球，不再有这样或那样的新计划，若能真正放下，自在安心，那也是十分庆幸的事、开心的事。

有梦就去追，有事就去做；不执意于速度，不惊慌于成败。世间万事，进退有时，“慢下来”是从容，“停下来”是胆量，“再出发”是勇气。

灯下漫笔

走近托尔斯泰

♣ 老牵

没有花岗岩，也没有大理石，甚至连一个在俄罗斯墓地常见的木制十字架也没有，眼前的墓冢，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堆，平地凸起。这个草冢，如果不是建在托尔斯泰庄园的峡谷处，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竟长眠着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巨匠。

大约50多年前，还不到13岁的我，从英语老师邹维翰手中接过一摞《托尔斯泰全集》的时候，也未曾想到，多少年后，竟能两次走近托尔斯泰。

仅凭少年的经历，我不可能读懂托尔斯泰。但直到现在，在我内心深处，依然窖存着当时只要一打开托尔斯泰，便萦上心头的那种欲罢不能、割舍不下的情愫。寂寥与慰藉，沉重与感动，悲怆与涌动，宿命与不甘心。更多的是惶惑不解，对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的惶惑不解、对我当时所处那个时代同样的世态炎凉的惶惑不解。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可我没有感到丝毫温煦。偌大的教室只剩下我一个人。同学们都去长安街参加欢迎外宾活动。老北风把长安街大喇叭正播放的迎宾曲刮过来，刮得我心烦意乱。我怕外宾访华，我也怕迎宾曲，我更怕班里成分好的同学迎宾归来，一进教室纷纷瞧我的那种眼神。我尽量不想这些，我埋头读托尔斯泰，我要用托尔斯泰老人的著作占满我整个脑袋。一直以来，是托尔斯泰用他充满慈爱的鹅毛笔，在为我舔拭心头上的血痕。

多少年之后，我想，倘若当初没读过托尔斯泰，我究竟该怎样才能熬过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呢？或者没有托尔斯泰，我现在究竟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与其说托尔斯泰的著作，帮我熬过了苦涩的少年时代，不如说是托尔斯泰用慈爱、用思想，哺育和光照了我，潜移默化地教我怎样做人，潜移默化地教我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周围的人以及周围的社会。

托尔斯泰一生养尊处优，却能极早地摆脱掉上层贵族出身的恶习。出身与境遇，对于作家的成长何其重要。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比平民或贫民出身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要不利得多。可托尔斯泰很早就在他自己身上、在他周围的贵族们身上，看出虚伪、贪婪、狡诈的一面。他对贵族阶层的贪得无厌和穷奢极欲感同身受；他对农奴命运的凄惨悲凉和无助无援，更加感同身受。他用整个生命写出的作品，就是力求站在那些生来就蒙受苦难、卑微渺小的农民大众的立场上，力求站在被侮辱、被欺凌的百姓的立场上，无情地鞭挞上层社会表面上的虚情假意和骨子里的奸诈险恶，同时探索拯救农奴的方法和途径。

第一次访问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是在一个寒冬。整个庄园一片冰天雪地，就连太阳好像也被冻住了，可我内心里却感觉出融融暖意。因为这让我回想起当年同学们都去欢迎外宾时，教室里只剩下托尔斯泰老人陪我做伴的情景。

整个庄园博大粗放，树林参天挺拔，相比之下，托尔斯泰的故居多少显得有些矮小和孤单。这是一栋极其普通的俄式两层小楼。伟大的托尔斯泰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雪，把整个庄园染成银白，就连绿色的楼顶，也镀上一层厚厚的洁白。树林枝丫耸入云端，享受阳光的抚摸。要不是博物馆负责人催促，我会一直傻呆呆地站在故居门前。我今生怎么就这么幸运地来到老人的身边?!

一层的布局，拥挤得近乎局促。装修和陈设也十分简单。讲解员说，托尔斯泰拿出本该建豪宅的钱，为附近的农民盖起不少房子。他还把大片土地分给了农民，并为他们的子弟办起好几所学校。可悲的是，这些农民并未感恩于他，反倒认为是受之无愧。

一楼角落里有间不大的储藏室，后来被托尔斯泰改作写字间。他在墙上挂满各种农具，一把大镰刀靠在墙犄角。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这个写作室。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一个人可以完全沉浸在寂静和缄默之中，而不被任何人打扰。”就是在这个陋室，他完成了史诗般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令人牵肠挂肚的《安娜·卡列尼娜》。

到了二楼，先是一间还算宽大一些的餐厅，旁边便是托尔斯泰的卧室。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件俄罗斯农民标志性的大罩褂。这罩褂他常穿在身上，用粗布缝制，宽肥又松垮，到处都是褶子。老人真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俄式老农。

餐厅的另一侧是托尔斯泰的书房。讲解员说，老人收藏了不下20种文字的书籍，总共2万多册。他会10多种外语。书架上，我还看到摆放着几本孔子和老子的中文书籍，两边是这些著作各种语言的翻译版本。老人年近80岁还在学习汉语。只见《道德经》的好多页上，都留有老人用俄文写下的密密麻麻的译文、注解和眉批。

晚年的托尔斯泰，曾期冀在道德和宗教的理性世界里找到他的追求。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像吸血鬼一样与他形影不离，直至榨干他的灵血。他终于也学着老子，连跟他的家人和庄园，招呼都没打一声便离家出走了。几天后，在一个落雪的小火车站的候车椅上，他恋恋不舍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我站在尤显孤零的托尔斯泰的墓冢旁，任凭风雪抽打脸颊。这能让我想起早就深深植入我大脑的“草杖”的故事。传说童年时的托尔斯泰常常跟着他的三个哥哥到庄园的这片老树林里玩耍。他的长兄尼古拉，指着后来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说，这里埋藏着一柄草杖，只有最善良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它。草杖里面藏着法钥的密码，谁要是得到它，谁就可以开启禁锢人类幸福的枷锁。那时的托尔斯泰还未满5岁。他睁大眼睛看埋藏着草杖的那块草地的神情，令他三个哥哥十分震惊。谁能想得到，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那一刻的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呢？

这个孩子后来用一生探求草杖的秘密。他在多篇日记里反复提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草杖的秘密。

现在，我又一次站在托尔斯泰老人的草冢旁。一棵棵高大的橡树、菩提和白桦交相环绕，为老人遮阴避寒。早秋的天空一碧如洗，蓝得令人动情。

阳光从茂密的树叶间探出头来，温蕴着老人的草冢。不远处的顿河静静地流淌而过，滋润着老人的墓床。

洁白的信鸽掠过树梢，哨声清脆，是在唤醒老人。

“你来这儿干吗？”

“看望您。”

“咱们认识？”

“认识，但您没见过我。”

“你对草杖也感兴趣？”

“是，可我觉得您早就找到草杖了。”

“但，世上苦人并未减少。”

“…… ……”

当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林间小径时，我分明看到，他的目光深邃又犀利，浓密、修长又杂乱的银色络腮胡，辉映着阳光。霎时间，密林纷纷向两侧分开，辟出一条宽阔的大道。落日的余晖倾洒下来，把老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金沙江溪洛渡（国画） 闫海洋

荐书架

《山水》：跨越半个世纪的家庭史诗

♣ 徐子茼

近日，作家路内推出长篇力作《山水》。这部长篇小说以克制的情感、精巧的结构，讲述司机路承宗与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五十载的生死相守，辅线铺展收养5个孩子温情与欢笑交织的往事，以一个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欢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的变迁，见证个体命运与时代史诗的磅礴共振。这部酝酿10余年的作品，不仅是一次对家族往事的回望，更是一次对普通中国人精神底色的探寻。

《山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选择了司机路承宗的一生这一鲜为人知的视角来观照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新书发布会上，路内详细讲述了该书的创作源头。小说主人公路承宗的原型，正是他的祖父：抗战时开道奇卡车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时遭遇美军飞机却奇迹生还，连“见血要换轮胎”的祖训，都源自家族真实的司机传承。这些藏在长辈口中的故事，让路内记了几十年。祖父在朝鲜战场与美军飞机的周旋、曾祖父逃荒到苏州的谋生经历、家族中的司机们严格遵守的规矩，都成了小说里最动人的细节。

该书最打动人的设定，是路承宗和周爱玲收养5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组建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传统的家族观念逐渐淡薄，《山水》通过这样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重新探讨了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结的本质。这种“反家族”的家族叙事，反而印证了一种新的家庭观念。

正如小说结尾那只两次逃走的熊猫，最终选择回归保护基地一样，路内通过《山水》告诉我们：无论走过多少山水，最终的归途永远是内心的善良与坚守。当世界支离破碎，唯有爱能永恒，这是路内通过《山水》传递给读者的温暖信念。

人与自然

牵牛花开的早晨

♣李人庆

寒霜初临的早上，空气清冷了许多。

沿滨河路行走，在经过一片农家菜地的时候，忽觉眼前一亮，似有一抹光华扑面而来。止步望去，地边的篱笆上开着一串绯红色的牵牛花，一朵朵喇叭形的花上梨花带雨，附着一层晶莹的晨露，色彩明丽，粉嫩妖娆，娇艳欲滴。

和它相距不远，是一藤同样形状的牵牛花，但开的却是蓝色的花朵，像高原的天空，也像洇在白纸上的纯蓝墨水，娇媚迷人，让人一见就心生爱怜。两株牵牛花轻舒曼舞相向伸展，叶片翠绿，花儿娇艳，红、蓝、绿交相辉映，就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

对牵牛花的最早记忆源于童年。那时的乡下，牵牛花随处可见，家家户户菜园的篱笆上，几乎都攀附有牵牛花细细软软的藤蔓，开着玫红的、幽蓝的，还有白色的花。但我们不叫“牵牛花”，而是叫它“黑白丑”，偶尔有人说出“牵牛花”这个名字，就会给人一种文绉绉的感觉。

明明开着美丽娇艳的花，为什么会有一个“黑白丑”的名字？小时候问当大队会计的父亲，父亲虽讲不出根由，但却知道“黑白丑”是一味中药。父亲说，它的果实有黑色的，也有白色的，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吧。很多年以后，查阅《中药大辞典》，证实了父亲的说法：牵牛花的籽，色浅者叫白丑，色深者叫黑丑，黑丑、白丑统称“黑白丑”或者“二丑”，为种子类药物，有泻水通便、消痰涤饮、杀虫攻积之功效。在《本草经集注》中，有“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易药，故此名之”的阐释。《本草纲目》也有“牵牛子，近人隐其名为黑丑，白者为白丑，盖丑属牛也”的注解。

许是应了“秋空同碧色，晓日转红颜”的意境，随着东边太阳冉冉升腾，万道霞光铺洒，路边的篱笆上一片灿烂，一朵朵顶着露珠的绯红的、幽蓝的花朵像是镀上了一层金粉，熠熠闪亮，如凌波微步的少女的美眸，顾盼生辉。

倏然间，像是穿越了时空，有种置身儿时乡下的感觉。

那时候的乡下，房前一般都是菜园，屋后多是种树。菜园被一家一户用篱笆围起来，既能挡畜禽、做界石，又能作为眉豆、南瓜、丝瓜之类攀爬物种的棚架。牵牛花也会不失时机地抢占一席之地。

牵牛花的第一粒种子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在乡下生长了多少年。每年春夏时节，它都会不声不响地在篱笆根处发芽、生长，伸展纤薄柔弱的藤蔓。牵牛花爬在篱笆上，夹杂在那些眉豆、丝瓜的中间，父亲、母亲虽不待见，但也没有把它作为杂草剔除。相反，每次拔草，还会把牵牛花根部的杂草薅去，给蔬菜浇水的时候，也会随手给它倒上一瓢。和人们精心种植的蔬菜长在一起，牵牛花似有忌惮之心，不敢肆意乱长，眉豆和丝瓜攀爬到篱笆最上面，蓊蓊郁郁，骄傲地开花、结荚，它就随便钻个缝隙，待到秋日临近，趁着早上不声不响地绽放灿烂而短暂的芳华。

牵牛花早上开花，日近中午就悄然谢落。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藤蔓之上又是花开烂漫。我不知道这娇小柔弱的躯体里到底蕴藏了多少能量，从夏末到深秋，一天又一天，每天都有无数朵花静悄悄地爬上枝头。而每一次的花落，都会结下一个饱满的子房，待到来年春暖，便又生根发芽，破土而出，于是，就有了年年花开。那是一种生命的绝唱，更是一种沉静之美，不仅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蓬勃，同时给人以视觉享受、心灵熨帖。

此后数日，每天早上从这里走过，它纤细的藤蔓上都会有几朵新的芳华绽放。而每当此时，我都会停下脚步，凑上前去，近距离看一眼那娇媚的花朵，看一眼那鼓饱饱的果实，呼吸一下那带着田间地头山野气息清新甜润的味道。

忽一日早上，我又一次踏霜而来，篱笆还在，“黑白丑”却不在了。细打量，农人新翻了土地，杂草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包括那两株开在我心里、结满果实的牵牛花。

恍惚间怅然若失，像是做了一个幽蓝的梦。

知味

风味枣糕

♣王 剑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望着深秋的月亮，我不禁想起了家乡的风味枣糕。

所谓枣糕，就是以枣为辅料做成的面点。在我的老家，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几棵枣树。每到中秋时节，绿叶掩映中的大枣就一颗颗红了，色如彩云，形如玛瑙。试想，瓜果飘香、新禾入廪之时，屋内是成囤成囤的新麦，屋外是硕果累累的红枣，聪明的乡亲们怎能不脑筋一转，迸发出新奇的火花？于是，枣糕便在巧妇们的几番试验中应运而生了。

做枣糕，得提前几天着手准备。新麦淘洗晾晒，磨成面粉。红透的大枣摘一荆篮，洗净备用。中秋节当天搬出案板，从瓷盆中拖出发酵醒好的面团，用力推揉小半个时辰，直至面胚光滑弹韧，状如满月。用刀切取适量的面块，擀成拇指厚的圆形面饼，放在锅箅上。为了防止粘连，可在锅箅上先铺上笼布。再取少量面块，揉捏成大小不一的“绳圈儿”，两端嵌入红枣，然后随形就势，扭成动物或植物的造型，依序摁在面饼上。讲究一点儿的人家，还会用板栗、花生、核桃等山珍，在面饼中间摆出不同的造型。常见的式样有“四季花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花好月圆”等。但不管是哪一种造型，都是在表达粮果丰收之后的喜悦心情。取一口大锅加足水量，旺火烧开，把面饼放在箅子上，隔水蒸制50分钟。出笼后，再晾置10分钟。至此，一尊松软筋道、香甜可口的风味枣糕就算大功告成了。

中秋节晚上，皓月悬空，清辉漫洒。各家各户都在庭院里摆上供桌，桌子中央端坐着圆如城郭的枣糕，周边搭配的有苹果、柿子、石榴、梨、毛豆等“五色供果”。女主人起身，率领全家焚香祭月，祈求风调雨顺。然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就着清风明月，将祭月的枣糕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块。如有家人未及时赶回，也要为其留下一份，以示合家团圆之意。“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默品其中味，相思泪沾巾”。一家人一边吃着枣糕和水果，一边欣赏如银的月色，其乐融融之情，尤为温馨。小孩子则把煮熟的毛豆抛上房顶，算是犒劳月宫里的玉兔。兴之所至，有的人家还会小酌数杯，边歌边饮，直至通宵。

在我的老家，中秋节又被称为“八月节”“女儿节”，盛传着“送糕”的习俗。谁家的女儿出了嫁，娘家要连续三年给女儿“送糕”，婆家则要热情招待。糕是高的谐音，蕴含着“高看”“高升”“高中”的美好寓意。娘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婆家能被高看，受到善待，就用这种含蓄的方式予以提醒，可谓用心良苦。

给女儿送的礼糕，不同于中秋祭月时的单层枣糕。因为要代表家族的礼仪和姿态，父母往往会很重视，多请本族中面点手艺突出的女性出山，共同完成这一作品。

礼糕呈塔状，下大上小，叠作数重，层与层之间相错压。底层是一个厚实的圆形面饼，沿边围坐着一圈十二生肖瑞兽，头外尾内，密密实实，眼睛或嘴巴里都衔着红枣。居中空出的部分，则用红枣填实，以免蒸制时塌陷；然后，再用一张中型面饼搭在十二瑞兽的腰间，上面沿边再放置一圈水果或佛手造型的面塑。中空的部分，也用红枣填实；顶层也是一张面饼，饰以牡丹、荷花、菊花的花瓣，涂上可食的红绿颜色。整个礼糕高约一尺，造型俊美，规格隆重，气势不凡。

一般而言，前去送糕的人都要经过筛选。家族里的近门均须参与，每一家出一个人、一个礼糕、四样时鲜水果。讲究的人家，多用食盒盛放礼糕。朴素的人家，则用一个纱巾兜着。婆家事先得知送糕队伍的行进路线，会派人到岭上或路口去迎接。中午大鱼大肉款待一顿。临走时，婆家会把每家送来的礼糕一分为二，留下一半，让客人带走一半。

而今，乡村礼节与时俱进，一切从简了。前不久，我回老家小住，发现“送糕”的习俗已经不再盛行。现在时兴蒸枣花馒头：发好的面团，用力揉光。切成小块，揉捏成面绳圈，两头放上大枣。三个面绳圈并排摆放，用筷子夹住中间部分，便有了六瓣花的样子。枣花馒头操作简单，造型朴素，已经成为家乡喜闻乐见的中秋美食。

其实，礼糕也好，枣馍也罢，融进的无非是乡亲们对劳动的敬畏，对未来生活的期望。而对客居他乡的游子而言，中秋的最大安慰，莫过于这些美食隔空传递的家的味道，以及文化的味道。